

教 钟 钦 钦

父亲的味道是甜的

■梁志钦 资深媒体人

夏季,是西瓜的季节,总有那么一个记忆,酷热的夜里,父亲摸黑骑着自行车,带回几块西瓜,这也是我儿时最期盼的食物,大抵也是父亲留给我最初的深刻印象,如果让我用味道形容父亲,他一定是甜的。

父亲出生的家庭环境,本不算差,爷爷是银行的会计,自我有记忆起,他已经周游各地,工作至退休,但由于儿女众多,奶奶一共生了十一个,但因各种条件所限,夭折了四个,父亲最大,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小学毕业便帮补家计,他做过矿工、小商贩,在改革开放刚带来红利之际,开办过石材厂,但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他决定变卖厂房,回家务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都过着“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尽管后来有叔叔、姑姑或因爷爷的关系,谋了不错的差事,但父亲并无怨念,反而言传身教让我们学会大度、做事踏实,当时理解不到,现在却偶有回甘。

父亲算不上读书人,但他好学、勤劳,硬笔字写得好,也成为了我儿时书写的启蒙来源。

他闲话不多,但由于做事淳朴、踏

实,回村里不久便被推选为村长,从此,家里总有三五个人要么商量山地树苗,要么讨论水田池塘,后期更为开发土地探索“农村股份制”,组织村民围绕道路两旁进行商业营运。

爷爷入职银行,并非因为学历,相反,他成长于战争年代,上学时间断断续续,前后不过“三年半”,因此,他的“传奇”经历成为了与我同辈十多个堂兄姐妹争相效仿的学习榜样。

对于这个,父亲固然有荣辱感,常常让我们多向爷爷讨教,但他对我们姐妹三人却从未有过苛刻的学习要求,也是这样的管教态度,让我们早早便养成了自律的学习习惯,不过,唯独有一件事情,他是多次主动鼓励,那便是画画。

高二分科,班主任不支持我选美术,让我读理科,当然,我内心也是矛盾的,当我得知学画画需要投入不菲的费用时,整个人显得焦虑不安,事实上,当时家里姐妹三人同时读中学,早已把父母亲压得周转不灵,直到最后要抉择的时刻,我不得已坦白了担忧,并跟他们分析了理科与艺术的考学以及就业优劣,让我意想不到的,父亲一句话给了我强大的坚持动力:



■父亲的背影

只要喜欢,你就去做吧,钱的问题自然有解决的办法。

还记得那一次,他是笑着说的,或许是对我认定了自己喜欢的事而感到欣慰吧。类似的抉择在我从广州美院毕业后再次出现,留广州还是回家乡?举棋不定,父亲电话中听出了我的焦虑,最后说:既然选择了,就坚定地去做,家里的事不用操心。

从小到大,我与父亲的关系不算亲,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形象都是严肃的,他没有过多地左右我的想法,但在关键的时刻,总是笃定地默默支持。

今年清明回乡祭祖,那已经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六个年头,经过祖屋前的那棵龙眼树,再次让我想起了父亲曾经给我们摘龙眼的情景,那是他小时候种的果树,虽然不算茂盛,但吃起来特别甜,虽然现在的树干已显得枯萎,但根还在,我想,当它再次结成果实时,一定会更甜。

笛 箫 闻 瑟

父亲的书法唤醒了我对艺术梦想

■王松柏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美教系副主任、德国德雷斯頓造型艺术学院博士

最怕的是时间,最忧的是时间,最狠的是时间,最喜的还是时间。时间演绎人间的一幕幕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的故事。

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知是记错了时间,还是世间万事万物在向前散步时迷路,脱离了既有的轨迹,进入一个充满迷惑刺激但又到处是表面覆盖的空间。在不惑迈向知天命这个时空旅行之间总是想起这个玄之又玄的时间概念,心里浮现一幕幕陌生的视觉景象。

从迈进“不惑”奔向“知天命”的我俨然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卡卡”档期,在人生路上,人的身份一直在不经意地进行角色变幻,从原来的人之子,成为了人之夫和人之父,身份角色还会继续变幻下去,直到变无可变。

时光像一张张染黄的图像在记忆之中若影若现,在残缺不全的图形中力求拼贴过去的真实。每次看到年迈的父亲,心里有点酸涩,目光总是在脸上逐渐隆起的憔悴疲惫的皱纹之间搜寻过去记忆中的斑驳,又怕盯得太久,转而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目光拽到一边,待父亲转身蹒跚离开后,又把目光聚集到父亲的背影上,直至背影淡淡地消失在视线之外,我还怔怔地立在原地,目光空空地消融在空气之中。此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进入我的想象虚空,仿佛我父亲的背影和课本上的背影逐渐模糊并互相重叠。

如果把父爱分为典型性和非典型性两种,那么在我印象里,父爱属于非典型性那种。在电影和文学名著里塑

造了很多典型性父爱形象。所谓典型,即来源生活,高于生活,通过艺术形象加工把几个或者多个形象特征加诸到一人身上。在我看来,这种带有夸张成分又有那么几分不可靠,反观生活,这种聚焦高光把现实衬托得灰暗无光,现实总是灰土土脸在时间中赤裸呈现,即所谓赤诚相见。父爱就是在平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琐事堆积而成,一枝一叶传递情感和体现对家的经营付出。

搜索记忆中的父亲,总体印象就是忙。父亲以前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便成了吃“国家粮”,但因为没钱,硬生生地被奶奶从学堂里拉了回来做“壮丁”,这便成了他心中之痛,偶尔提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骄傲和失落夹杂在一起。现在想起来有股心酸之感,人生命运在一次不经意中从此改变。那时上高中也是稀有之物,过年的时候,他经常给村里写春联,我便站在旁边,给他当助手扶纸拉纸,写好再由其他大人小心地托着放到地上待干。在墨香中感受书法的神奇,这可能是我喜欢艺术的最早记忆,那时应该还没上小学,对书法的喜欢从此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从小学到高中,凡与书法有关的事情都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喜欢书法,并因为书法的突出我便转而对艺术的向往追求,从而走上从事艺术这条路。

改革开放后,父亲开始做生意,就很少有时间写春联了,现在再回头去看他的书法,当然算不上书法,充其量就是写字而已,但这无伤大雅,它在那个特殊时期唤醒了童年时期对艺术梦想。除了书法,父亲还喜欢吹笛子,

这个秘密是在某个夏夜明月之下发现的,同村有人从外地回来,带着一支竹笛在乘凉时吹起悠扬的笛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把一个小孩对遥远的广播那头传来优美声音的想象带回到现实,之后父亲也吹奏起那竹笛,父亲的笛声带给我所有的好奇、崇拜和希望。后来央求他给我买了一支竹笛,那时就天天摆弄着它,因没有老师指导,最终只是非常业余的水准,决定走美术之路后,对音乐的喜欢就被搁置在一边了。

父母因为忙于生意上的事情,学习就全由我自己作主,对我学艺术没有做太大的干预,只是在他们明白学艺术也可以考大学之后就全面支持。之前我画画要偷偷地进行,我的房间在楼上,一听到脚步声就得赶紧把画画的工具藏起来,装着在努力学习和做作业的样子,我想,这种“装样子”在每个人的孩提时代是最不稀缺的。奇怪的是,一旦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所在,我的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改善,这又加深了父母对我的信任,后来考上大学,之后去德国留学也是在父母的大力支持才得以成行,这背后的付出和汗水,他们从没有抱怨,除了支持还是默默支持。

在特殊节日来临之际,心里百感交集,酸甜苦辣咸,一直涌上心头。这种非典型的父爱代表着中国普遍家庭的现象,木讷、质朴是中国千千万万的父亲形象特征,“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在千百年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中得到体现和传承。现在,为人之父的我也得把这些传递下去,使之薪火不熄。

可是,父亲已经老了,在时光中走着走着就老了。

筑 思 艺 语

出发与抵达

——瑞金写生感怀



■仲思《大井古树》

■仲思

诗人、跨界艺术家、电视新闻主播

三月,我来到瑞金。

在曾经燃烧的土地上,
我支起画架,
粘满酣浓墨汁的毛笔被吸进宣纸,
历史的瞬间发出爆裂的响声,
织入墨线中交错出百年前的火焰,
在瑞金黑夜最辽廓的寂静里,
密林、矮房、木窗、土墙……

身穿灰布衫的年轻人,
用理想擦燃了红色的星星,
橙黄的油灯闪烁在黎明前的黑夜,
照亮了木板墙搭建出来的理想国模样。
红色的领章诞生出新的地平线,
三月,瑞金的雨飘下来,
是自然的墨色,渲染了这个世界。
风吹来,宣纸被翻动,
大地沉默,岁月回放,
历史的画卷一幕幕再次打开,
大火像藤蔓一样把万物卷入,
一道道伤口鲜血涌流,
理想国的土壤被恐惧者夷平。
在浓雾硝烟中密林在呜咽,
大地不语,光明之牌埋在土地之下,
它藏起了灰烬中星星之火,
利刀劈过的石头里被塞进种子,
土墙上的标语,被火烧百遍。
煨出革命者的宣言。

在喜欢的色调里,春风的气息自群山而来,
瑞金的中央大礼堂,回眸渡上了金光,

凝视,聆听,胸中回荡出发的号角。
我把内心的墨色交给宣纸,
新的天空正向我打开,
被烧过种子长出一茬又一茬的春天,
石缝里迸出焰色的花朵,
香樟粗壮的树干带着被炸过的痕,长成漫天的华盖。

一个万里长征回来的人从画面走过,
他们的微笑与白云之上的阳光相遇,
步之所及,
草芽破土,大树拔地而起,春风浩荡,
时间挥动着纪念日的画笔,
瑞金是一道门,它是出发,也是抵达。
(近日,广东公安文联与广州美术学院在广东公安美术馆联合举办“丹青绘党史,山河忆井冈——井冈山写生作品展”,以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